



连谏
／著



谢谢 你
一直 都在

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是有你 有你而已
不是想起来的惆怅
不是夜晚的疼在心尖上的跳荡

《门第》姊妹篇
著名情感作家连谏全新力作

世界那么大，幸好有你
在时光深处遇见爱

• • •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all the tim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谢谢 你
一直 都在

连谏
／著



• • •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all the tim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谢谢你一直都在 / 连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60-7972-4

I. ①谢…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892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郑裕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邹蔚昀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书 名	谢谢你一直都在 XIE XIE NI YI ZHI DOU Z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1插页
字 数	390,000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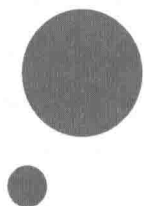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谢 谢 你 一 直 都 在



- 第一章 风一样恣意的年少轻狂 / 001
- 第二章 你怕不怕，那些看不见的很远 / 023
- 第三章 流泪的伤 / 046
- 第四章 背后的春天 / 068
- 第五章 你要的光明 / 079
- 第六章 时光它杀人如麻 / 092
- 第七章 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说话 / 112
- 第八章 像爱她一样爱我吧 / 125
- 第九章 情非得已 / 143
- 第十章 你幸福我戚戚 / 159
- 第十一章 睥睨 / 176

- 第十二章 婚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 197
- 第十三章 再见 / 214
- 第十四章 疯 / 226
- 第十五章 你看你看这张叫日子的破脸 / 244
- 第十六章 月光是凉的 / 261
- 第十七章 追不回原谅 / 275
- 第十八章 隐秘 / 288
- 第十九章 理想生活 / 299
- 第二十章 雪崩一样的从前 / 312
- 第二十一章 对不起，我爱你 / 325
- 最好的你（代跋） / 338

第一章 风一样恣意的年少轻狂

1

十七岁的时候，林海特喜欢别人喊他老大。尤其俞大风喊的时候，最有气势，像武戏里的探子，嘴里嚷着老大，呼啦啦地一路跑过来，仿佛没他罩着，随时都要被人揍个屁滚尿流，这让林海特的脖子，不由自主就昂扬了起来，胳膊往俞大风脖子上一搭，雄赳赳地走了，好像要去拯救银河系。

陈小苘就说粗俗，一身痞气的街头小混混才这德行。

林海特就一脸无辜地上下打量着自己，说粗俗吗？有帅成我这样的街头混混吗？

陈小苘就气，说林海特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啊！

林海特说我哪样了？陈小苘扭着头看远处的天，不理他。林海特也去看天，一朵胖胖的白云被风簇拥着，飞快地往西跑。他打了个呼哨，用一只眼角瞄着陈小苘，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陈小苘，对不起啊。”

那会儿，他们约定，闹了别扭，谁先道歉了，被道歉的那个就要主动亲对方一下。所以林海特经常故意惹陈小苘生气，然后道歉，就是为了让她们亲自己一下。

陈小苘小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林海特就故意装傻：“我怎么想的？”

陈小苘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林海特就追在身后，一溜小跑着说：“对不起啊，陈小苘，对不起。”

陈小苘被他追得没辙了，只好停下来，左右看一眼，趁四周没人，在他脸上啄一下就跑掉了。

林海特做腿一软状，就势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冲着陈小苘的背影嚷：“酥了，陈小苘你把老子的骨头亲酥了。”

这时，俞大风扬着一张纸，像肥大的蛾子似的跑过来，说：“老大，老大，薛鹏飞又在校报上发表诗歌了。”

林海特嗤之以鼻地摆了一下脑袋，说：“有本事他上《诗刊》发去！”

俞大风说不是不是，比画着给他看：“藏头诗！你竖着读第一个字。”

林海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陈、小、苘、是、我、今、生、今、世、唯、一、挚、爱。”

林海特就歪着嘴坏笑，递给陈小苘。陈小苘瞄了一眼，说：“这人真讨厌，老给我写信，我都跟他说多少遍了，再写我就翻脸了，他还写！”

林海特就站起来，晃了晃，说：“你等着。”就走了。

然后，整个学校都传遍了，林海特把文科班的校园才子薛鹏飞给揍掉了一颗牙。

苏大云就是因为这被叫到学校去的，同时被叫到学校去的还有陈小苘的妈妈谢云，因为薛鹏飞的被揍，牵出了林海特和陈小苘的早恋。作为家长，谢云是被叫来谈话的。

因为不上班，苏大云接到电话就骑自行车来了，到得比谢云早，听说林海特不好好上学，早恋还打架，一路上气得鼻子都要歪掉了，等到了，看见陈小苘，一肚子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甚至还从背后悄悄拽了一下林海特的校服，说：“小子，眼光不错啊。”

林海特就骄傲地笑了。

尤其是听老师在批评陈小苘的时候，痛心疾首地说她明明是北大清华的苗子，再跟林海特胡闹下去，就悬了，苏大云的嘴，都快笑到耳朵后去了，想不到啊，林海特整天吊儿郎当的，还能和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女同学谈恋爱，苏大云顿时就觉得，她孙子的智商和人生质量有了保障。

林海特上了将近两年高中，这已经是第无数次被叫家长了。知道像林海特这样的刺儿头，苏大云一个当妈的，女流之辈，肯定震不住，老师都是给林建国打电话，这次也是，可林建国正在去昆明的火车上，只能苏大云来。

谢云比她晚来半个多小时，进门就抱歉个不停。说接到老师的电话，把科里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跑出来了，好容易打上车，路上又堵。嘴上这么说着，目光

却一刀一刀地往林海特身上飘，苏大云感觉得出来，谢云的那眼神里，是装了刀子的。林海特居然还没脸没皮地冲谢云笑，没错，是笑，而且是讨好地笑，这让苏大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打林海特上了初中开始，就跟头横冲直撞的小公猪似的，不开口，就拿眼神顶撞她，那眼球里，好像装了两只朝天撅的獠牙，谁看他一眼，就能被他顶一眼头；一开口，那言语里，好像奔跑着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牛犊儿，横冲直撞的，直奔她胸口窝子来。原本，她还以为，愣头青小子就这样，没承想，愣头小子也不是随便跟谁都愣的，见了陈小苘她妈，他竟然一脸讨好的笑，像个没脸没皮没自尊的小瘪三！

虽然心里酸溜溜的，苏大云还是冲谢云笑了笑，毕竟自己是男孩子家长么，不管结果如何，自己的态度，得先端正了。

她笑得真诚灿烂，甚至也带了些讨好在里面，但谢云没反应，冷冷的，好像这屋里就没她这么个人。苏大云就讪讪的。

后来，老师批够了，做家长的也道足了歉，一行人从老师办公室出来。谢云一手拖着陈小苘，走得飞快，唯恐走慢了就会被苏大云他们拖住攀亲家似的。

陈小苉被拽得有点踉跄，脚步里透着反抗和不情愿。

到了教学楼下，谢云一下甩开了陈小苉的手，像甩掉一块挺让她嫌弃的垃圾似的，指着鼻子就斥责上了：“陈小苉！你是不是打算气死我！都高二下学期了，你居然还有心思谈恋爱！跟什么人谈不好？居然是跟全校有名的小混混谈！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

苏大云知道，谢云这不仅仅是训闺女，是一箭双雕，说话给他们听呢，提醒他们认清形势，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苏大云也知道这不是跟谢云掰扯道理的时候，就算现在死乞白赖地掰扯一顿，也远远不如让林海特就此洗心革面，发愤图强来得更带劲，就说：“海特你听见了没？你就不能学学好，让你妈这张脸也找个踏实地方落落脚？”

林海特又瞭了一眼天空，玩世不恭地说我试试看吧。

陈小苉也看穿了谢云当着苏大云母子的面训她的目的，也没客气，说：“妈，我为什么不能恋爱？在古代，像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算没结婚也都定好终身了，照您这说法，我们的老祖宗全都是不知羞耻的货？”

谢云让她抢白得张口结舌，老半天才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别给我无理搅三分，我告诉你，陈小苉，从今往后我不许你和那个小混混来往！”

陈小苉说：“您不觉得您当着阿姨和海特的面这么扯着脖子喊很没修养？”

不得已，谢云这才用白眼扫了苏大云母子一眼：“对没教养的人不必谈什么修养，他们不懂！”

苏大云有点生气了，说：“小苘妈，话不好这么说吧？”

谢云强忍了怒气白了她一眼，说：“首先，作为父母，没把儿子教育好，就是最大的失职，放纵没教育好的儿子纠缠别人家的女孩子就是邪恶！”

苏大云啧啧了两声，说：“小苘妈这话你越说越离谱了，海特和小苘好我也是刚知道，怎么成了我这当妈的有意放纵他了呢？”

这时，陈小苘挺着小胸脯说：“妈，您不用烂杏都是别人筐里的，林海特没纠缠我，我们是相互喜欢，等将来我们是要结婚的。”

谢云的脸，已经气成了紫色，说：“陈小苘，就因为和这个小混混在一起，你变得越来越鲜廉寡耻了！”

陈小苘倒也没生气，说：“妈，我就不明白了，爱情多美好啊，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成了邪恶？发生在大人身上就成了可歌可泣了呢？你当爱情也是南橘北枳啊？”

谢云不好直接跟苏大云说不好听的，本想当着他们的面，数落陈小苘两句，起到敲山震虎的做用，没承想让陈小苘的伶牙俐齿给抢白，半天接不上话茬，整个人显得理屈词穷，脸就白了，扬手一巴掌就上去了：“陈小苘，从小我送你去学钢琴学芭蕾学画画，我是照着公主的方向培养你，你就这么回报我？”

这记响亮的耳光，在深秋的校园里，响得格外清脆。

长这么大，这是陈小苘第一次挨打，她捂着脸，眼里慢慢蓄满了泪光，透过泪光瞪了谢云一会儿，转身跑了。谢云追了两步，可意识到自己已是中年妇女，跑起来，已没了年轻人的娇俏可爱，而是无处不透露着笨拙和狼狈，就停了下来。

走得依然很快。

望着她的背影，林海特切了一声。

苏大云看看他，打了他胳膊一下。林海特说我还以为她能凶我一顿呢。苏大云看了他一眼又一眼：“知道她为什么不凶你？”

林海特咧着嘴笑。他咧嘴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没心没肺甚至很无耻：“怕我急了跟她干起来吧。”

“儿子，别一天到晚地觉得自己人五人六了，人家是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林海特突然就觉得这世界很暗淡也很他妈的浑蛋，没把他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没把他当回事。这让他想起每天放学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时，总会有个先天性神经失常的十来岁男孩趴在铁栅栏门上骂每个路过的人，骂得特血淋淋特难听，可，从来没人跟他较真也没人对他以牙还牙，这不是大家宽宏善良，而是觉得，

他就是一小疯子，一旦和他计较了，反倒掉自己的身价。

林海特特想骂人，甚至找人揍一顿。和苏大云一起回了家，饭也没怎么吃。苏大云以为他害怕了，说没事，我不告诉你爸。

在苏大云眼里，在这世界上，林建国是唯一能震住林海特的人。

林建国是刑警，脾气糙，但粗中有细，一年到头在外面办案，难得在家，所以，每每他抱怨苏大云把儿子惯得无法无天，苏大云都有的是理由，说儿子就得当爹的管，我一女人家，震不住他。其实，苏大云也知道，林海特虽说痞了点，可心眼不坏，脾气跟林建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爱打抱不平，街坊邻居谁家有事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就是天上下着刀子他也没推辞的时候。

林海特只是歪头看了她一眼：“妈，你对我很失望吗？”

苏大云想了想，说：“不失望，我儿子，长得帅，心眼好，你要是学习再好点就好了。”

林海特说：“小苘妈妈就是因为这没把我放眼里的？”

苏大云说：“大概是吧，你们么，现在是学生，衡量学生就得使衡量学生的标准，老师不也说了嘛，分数分数分数，学生的命根，一个当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好，就像人在社会上没混好，别人看他就是没本事的穷光蛋，一个穷光蛋，再没点本事，谁能放眼里？不服气呢，就当个又穷又横的穷光蛋，就像那些整天没事干，在街上晃膀子的混账东西，人见人躲不是怕他，就像大老远看见一泡屎，你知道里面埋着一炮仗，就一定要绕着走，要不然，一脚踩上去，万一踩爆了，溅一身屎恶心的。”

林海特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埋着炮仗的屎。”然后，就咧着嘴，无声地笑，笑着笑着，就听有人敲门，苏大云已经去厨房洗碗了，就喊了一嗓子：“海特，开门去。”

林海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一开门，就傻了，居然是谢云，嗯，是的，两眼燃烧着火焰的谢云。他磕磕巴巴地叫了声阿姨。谢云没应，扒拉开他就进来了，挨间屋看看，问：“小苘呢？”

林海特心里一惊，反问道：“她没回家？”

谢云又剜了他一眼：“小苘没给你打电话？”

林海特说没呢，抬头，看墙上的表，都九点多了，就有点慌，很多可能发生在陈小苘身上不好的事，一股脑儿地挤进了脑子，比如被拐卖啊车祸啊被坏人控制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假想，像一群疯狂的马蜂一样往脑子里拱。几年以后，他才明白，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当这个你很爱的人和你暂时性失联，你脑子里给TA准备的一定不是开心快乐也不是万事如意，而是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不幸都通过想象力堆积到了TA身上，这就是爱。爱，就是怕，怕失去，怕各种各样的让你们不能在一起的失去。就像被动失恋的人，想象离他们而去的旧恋人在新的感情生活里，永远都是不幸福的，永远是需要自己去拯救的。

而这些虚妄的假想，最后总是令人啼笑皆非或是倍觉荒诞不经。事实真相是每个人正在过着的生活，都是他们努力争取来的，也是他们想要的，我们想象的关于他们的不幸，不过是我们难以接受自己被抛弃的凄惨下场而假想出来的自我安慰。

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到林海特和陈小苘的命运当中来。

林海特问谢云有没有给陈小苘打过电话，谢云恨恨说打过了，关机。口气又冷又硬，好像这一切都是林海特造成的，他必须为这事负责任。

林海特也拨了一遍陈小苘的手机，果然关机，就给她发了一短信，说或许待会儿她会看短信的，话音刚落，有人敲门，谢云有点激动，好像门外站着的是陈小苘，噌地站起来，抢着去开门。见门外站着的是林秋红，眼里的灼灼，就灰灰地落了下去，不自在地笑了一下，说：“林护士啊。”

林秋红和谢云都是市医院的护士，还在同一科室工作，谢云就是跟林秋红要的林海特家的地址。整个市医院，谁不知道她谢云？丈夫陈明道是青岛市著名小学校长，她是市医院的保健科护士长，两口子温文尔雅，都是有修养的人，家风好，教育出来的女儿没得说，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来，样样像模像样，不仅如此，学习成绩也好，北大清华不在话下，在亲戚朋友们眼里，他们家就是家庭幸福的楷模，陈小苘就是前途无量的标杆。她怎么能让人知道她品学兼优的女儿和学校里的小混混早恋了呢？而且她不以为耻，还为这跟她吵嘴，并离家出走了！说出去，简直就是自曝家丑啊！

所以，哪怕林秋红是林海特的亲姑妈，她也没说，只说要林海特家的地址，找他有点事。林秋红就告诉她了，知道谢云天性矜持，她不说缘由，碍于要做个不八卦的文明人的修养，林秋红也没问，但还是按捺不住好奇，见九点多了，估摸着谢云就算是来了，也应该走了，就过来看看。

林秋红是林建国的妹妹，都三十八了，还待字闺中，周遭亲戚朋友都替她急得要命，可她不急，一个人，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的。其实，谢云没跟林秋红说陈小苘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和林秋红不对付。当年，保健科要提护士长，大家都以为会提林秋红，因为林秋红技术好，是全院有名的林一针，不管多难找的血管，只要到了林秋红手里，三拍两摸，肯定一针扎准，没扎第二针的时候。可后来院长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任命，保健科的护士长居然是谢云，大家都很有意外。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说可能是谢云在背后做工作了。这种事，大家都是宁

信其有不信其无，传来传去的说多了，林秋红就成了那个无辜中枪的人，因为她和谢云是竞争对手，闲话传出来，别人就会下意识地把这些闲话的源头，归咎到她身上。当然，她确实也郁闷过也烦过，但她也瞧不上怨妇似的四处抱怨的人，自己也就不会去实践这种行径，可架不住大家都这么以为。谢云就更有理由这么以为，因为提她做护士长，也在她意料之外，绝没有背后运作。

虽说表面上两人谁也没说什么，可心里难免有疙瘩的，为这，谢云也挺郁闷的，活好好的，就让人说成了蝇营狗苟，虽说不伤骨头不动筋，可这感觉很恶心，遂找院长发牢骚。院长就把林秋红叫过去谈了一席话，说院里也曾考虑过提她做护士长，但后来，大家认为，护士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也需要协调能力，尤其是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护士长肩上担负着领导全科护士和协调医患关系的重任。领导们考虑了一下，林秋红技术虽好，但脾气上刚烈了一点，在协调能力上，差点火候。这点，林秋红承认，如果她是个那么晓得妥协斡旋的人，也不会三十八了还单身，觉得院长说得也在理，可从院长办公室出来，觉得挺不是滋味的，科里那么多护士，没当上护士长的多了去了，凭什么就单单把她叫去谈话？肯定是谢云！就鄙夷得很，觉得肯定是谢云到院长那儿说了什么。

潜藏在两人心里的不自在，就气球一样，无声无息地又大了一圈。

虽在同一科室，但很少往来，反正大多时候她们各自在病房忙来忙去，林秋红回护士办公室，只要看见谢云在，就会继续回病房，谢云回护士办公室，看见林秋红在也会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躲出去，虽没口出恶言，但两人之间的别扭，谁都看得出来，也没人挑破，除了周一例会，两人几乎没有同时出现在护士办公室的时候。

可现在，两人在林海特家碰上了，还是因为陈小苘和林海特的早恋而离家出走，这让谢云觉得颜面无光极了，相互打过了招呼，就僵在了那儿。

林秋红也不想让谢云觉得自己是过来打探消息的，就问苏大云她哥哥林建国什么时候回来。

自打结婚，苏大云和林秋红就成了冤家对头，她瞧不上林秋红明明就是一市井小胡同出身的护士，却总端了一副优雅小姐的范儿，虽然那会儿是她和林建国住隔壁房间，单门独户进出，不用和林秋红以及公婆这边掺和，可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加上林建国的职业，三六九出差执行任务，公婆也想做得慈祥称职点，每天做好了饭菜，就探头喊一声，小苏啊，饭好了。

苏大云也挺幸福的，可就看不来林秋红，从不吃剩菜，说亚硝酸盐超标。为这，公婆和她吵，苏大云是嫂子，不能和她吵，但心里看不惯，想才吃几天饱饭啊就事儿事儿的！心里鄙夷，即使嘴上不说，表情也能带出来，林秋红当然感觉

得到，但也不和她吵，只是把生活更往精雕细琢里去了，愈发让她看不惯，比如说，明明就一胡同里长大的闺女，林秋红总把自己捯饬得像个艺术世家里长大的孩子，一周一场电影那是必须的，只要有好的音乐会，必听无疑，最让苏大云不能忍受的是，时不时地，林秋红会为了看一场话剧飞到北京！因为青岛这城市，虽然洋气，但文化底蕴并不深厚，剧院虽然有几家，但除了和当地政绩以及政府有关的演出，几乎没有像样的演出。

当时，苏大云心里就愤愤，这得花多少钱呢？就她林秋红一小护士，怎么能支撑起这样一份奢侈而豪华的生活？就怀疑是公婆动用了退休金在背后支援，背地里，就和林建国抱怨说公婆把林秋红惯成这样，以后谁敢娶？林建国说父母也没娇惯林秋红，更没在经济上支援她。钱都是林秋红自己挣的，林秋红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炒股，手里有点钱，她喜欢听音乐会看演出也不是装，是打小喜欢。小的时候，林秋红就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曾经的理想是去读音乐学院，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就去读了护士，决定去读护校的那天，她哭了一晚上，但也没办法，那会儿，林建国的爷爷奶奶都还活着，既没退休金也没医保，一大家子六张口，就靠林建国父母那点工资。

也仿佛是一语成谶，活得像一株优雅之兰的林秋红果然就没嫁出去。其实，因为她长得漂亮，追她的男人还真不少，但能入她眼的不多，有三两看上眼的，谈不多久，也都散了。用林秋红的话说，在这世上，人群是由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组成的，看上去，找个男人结婚很简单，可等你真想嫁了，放眼人群，这所有的男人里，适龄和你恋爱的，也就20%吧，这20%的男人里，能入你眼、让你觉得可以交往的，也只有这群人的20%，在这能入眼的20%里，你和他能达成语言沟通的，也不会超过20%……20%再20%地浓缩下来，你就会发现，那个能让你产生结婚欲望，而他恰好也是单身能娶你的男人，就比凤毛麟角还稀罕了。

林秋红活得精致，连是否用一只称心的盘子盛菜这样的小细节都不能凑合，那个将要陪伴她终身的男人，就更不凑合了。林海特十几岁的时候，林建国的父母，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陆续走了。苏大云和林秋红也彻底撕破了脸，大战无数回合，逼着林秋红和他们换了房，让林秋红搬到隔壁他们那间，他们一家三口搬进了原先林秋红和父母住的这三间房。

其实，现在林秋红住的那间独门独户的房子，和这三间原本是一起的，没有临街的那扇门，是苏大云和林建国结婚前，觉得和公婆以及小姑在一趟房子里洗锅摸勺子的很不方便，就让林建国和公婆商量好了，把里面的门堵上，临街开了扇门，从表面上看，从这趟房子里独立了出去，其实呢，还在一个房产证上。

苏大云看出了林秋红和谢云的尴尬，其中缘由也大抵知道一点，可这毕竟是

在自己家里，不管她有多不待见林秋红，她都是林建国的亲妹妹，如果说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阵营的话，对于谢云来说，林秋红也是他们家庭这个阵营里的，遂也不想让谢云打心眼里瞧了林秋红的笑话，忙堆了满脸的笑，让林秋红坐，用带了嗔怪的口气说：“你哥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出差，把海特丢给我管，你说，就我，要文化没文化要口才没口才的一家庭妇女，哪儿能管得下一大小伙子?!”

林秋红就看看林海特，说：“又怎么了?”

苏大云就用带了些骄傲的眼神睥睨了一眼谢云，说：“这不，人家女孩子妈妈都找到家里了。”

林秋红错愕地看了谢云一眼，本想表达一下意外或是吃惊，但见谢云脸上已有了愠怒之色，就把话题岔开了，说：“海特，你都快十八岁了，也该懂事了，能不能别整天就知道闯祸?”

林海特满脑子都是在黑黢黢的街上游荡的陈小苘，担心得不行，没心思接她的茬，就恍惚着啊了两声。

自从林秋红进了门，谢云的脸，就火烧火燎的，没心思继续待下去，匆匆跟林海特说，如果陈小苘来电话，千万要给她打个电话。说完就告辞了，走到门口，突然又站住了，回了头，冷冷看着林海特，说：“你和小苘的事，我不想谴责你，但我希望你能放我们家小苘一马，别再打扰她，她和你真的不是一类人，我知道现在你和她都听不进去，也会对我的话不屑一顾，可总有一天，你们都会明白的，等你们都明白了的那天，你会受伤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小苘，就要为她想想。”

林秋红明白，谢云的这一番不卑不亢，其实是说给她听的，让她不必过分地高估了林海特也用不着低估陈小苘，今天这一切的由来，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笑了笑，但没接茬，想，在这时候，无声，才是最好也最有修养的回击，然后转过头去问林海特：“给你谢阿姨表个态吧。”

林海特一个激灵，仿佛被人从梦游中一巴掌拍醒，“说什么?”

谢云很愤怒，语气加重了些：“林海特，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纠缠我家小苘!”说完，不等回音，拽开门走了。门被她甩了一下，在空气中自己晃悠了几个来回，就砰的一声合上了。

林秋红晃晃林海特的胳膊：“真的?”

“什么?”

“和陈小苘早恋了?”

“不是早恋，是恋爱。”林海特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林海特忙接起来，

急急说：“小苘你在哪儿？打算急死哥们儿啊？”边接电话边往外跑，苏大云在后面追着撵：“海特，你往哪儿跑？”

林海特头也不回地说：“我去找小苘。”

苏大云个矮腿短，又胖，追不上走起来虎虎生风的林海特，只好徒劳地追了几步，冲他背影喊：“找到了劝她回家，可千万别胡闹啊。”

林海特的大脚，扑扑地击打着瘦长的胡同，远了。

等苏大云回来，林秋红已回自己那边去了，和她没话说。望着苍老却空落落的家，苏大云第一次滋生了被抛弃的凄凉感，就给林建国打了个电话，说海特越来越不服我管了。那会儿，林建国和俞光荣正在昆明，搜捕毒贩大脚仔，怕打草惊蛇，穿了便装，接电话的时候，正在大脚仔藏身的居民楼下，要上去搜查，接了苏大云的电话，怕周围人听出自己的外地口音，引起警觉，就没敢吭声，只简单地嗯嗯了几声，就把手机挂了。

苏大云就更气了。虽然也知道林建国肯定是在执行任务，不方便说话，可那种你需要找个靠谱的人说说话，却找不到人回应的感觉太糟糕了。

2

林海特是在台东商业街的一间比萨店里找到陈小苘的。

她身无分文，只要了一杯免费的柠檬水，等林海特火烧火燎地到了，才说饿了。林海特给她买了一份薯格，问她干吗不回家。

陈小苘皱着鼻子，说必须给谢云同学点颜色看看。陈小苘生气的时候，说到谢云就会直接说她的名字。林海特就坏笑，说：“要不我们私奔吧。”

陈小苘说：“那不行，我还想考北大呢。”

林海特说：“北大有什么好？”

陈小苘说：“我喜欢它它就什么都好啊。”见林海特有点悻悻，就又笑着说：“就像你。”

林海特就咧嘴笑，说：“我是你的北大啊？”

陈小苘说：“你就像北大，因为我喜欢，就什么都好。”她风卷残云地把薯格吃完了，说：“如果谢云看见我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东西，肯定气得鼻子都歪了。”

林海特这才说，谢云到他家去找她了。陈小苘一愣一愣地，说：“难道她以

为我会私奔去和你同居？”

林海特一副哈喇子直流状，说：“我是这么希望的。”

陈小苘说：“想得美。”然后，突然把校服袖子撸上去，把胳膊往他跟前一举，林海特的眼睛就直了，也不管餐厅人多眼杂，一下子抱起陈小苘，狠狠亲了一口，眼睛就潮湿了，说：“陈小苘你这个大傻妞。”

陈小苘在胳膊上文了一朵玫瑰花，玫瑰花下面是陈小苘和林海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两个名字的中间是英文单词 love。

林海特就觉得，如果现在需要他为陈小苘而死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皮。但嘴上，只是翻来覆去地说陈小苘你这个大傻妞，你去文身你不怕疼啊？

陈小苘说敷上麻药一点也不疼。

林海特问她打算怎么办。

陈小苘说，如果现在她回了家，会让谢云觉得，她已经意识到了，以她现在的能力，离了父母是玩不转的，会对她干涉得更厉害。

林海特说要不你去我家吧。见陈小苘拿眼瞪她，知道她误会了，又说：“你去和我姑妈住，她单身。”

陈小苘还是把头摇得扑棱扑棱的，说哪儿都不去，她想找家青年旅社住几天，杀杀谢云的气焰再回去，可她统共攒了二百多块钱的零花，全拿去文身了。

我们的青葱少年林海特就天真地大包大揽说，小事一桩，他回家跟苏大云要，因为他看出来了，苏大云很喜欢陈小苘。带陈小苘回家，到胡同门口，陈小苘就站住了，说不想跟他进去，这其一是难为情，其二万一谢云又回来了呢？路上，她把手机又开了一次，一开机，就铺天盖地全是短信提示，未接电话不是谢云就是陈明道的，短信清一水全是谢云的，最早的短信语气全都咄咄逼人加威胁，再后来口气越来越柔和甚至开始哀求她，就算她不回家，也给他们回一个电话，让父母知道她平安无事。陈小苘没回，又关了机。

林海特兴冲冲回了家，却被苏大云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她生谢云的气归生谢云的气，可如果她纵容着林海特不让陈小苘回家，就是心术不正，就是成心拐带人家闺女，让林海特这就把陈小苘给送回家。林海特梗着脖子不肯。苏大云捞起苍蝇拍就要往他身上抽，被林海特跳着脚躲开了，还威胁她说，如果她不给钱，他也不回家了，带着陈小苘去住高架桥底，住涵洞。苏大云知道，林海特天不怕地不怕的，真能干出来，就佯装打算妥协，问陈小苘在哪儿呢，林海特到底还是年轻，以为把苏大云吓住了，遂骄傲地说在胡同口的小超市等他呢。苏大云嗯了一声，让他到里屋去。林海特以为苏大云要拿钱给他，就进去了，没等站稳，苏大云就疾风一样闪了出去，然后咔嗒一声，门就从外面锁上了。